

观点与争鸣 :专家热议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

记者 / 杨晨

加强国家安全工作,提高国家安全意识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战略性任务。要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有效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就必须科学地认识国家安全问题,必须把国家安全作为一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学科理论来研究和建设。2018年4月9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加强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实施的意见》,要求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普遍开展国家安全教育,并要求在大学设置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进行国家安全学专业教育。4月15日第3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前后,全国各地开展了比前两年更加广泛和深入的国家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对全民国家安全意识的提高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4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的十九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要求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努力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在教育部关于建设“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的提法发布后,为了切实推进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本刊就此问题对相关学者进行采访,以期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和争鸣,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快速发展。

记者:国际关系学院刘跃进教授长期论证呼吁建设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我们先请刘教授谈谈他的观点。

刘跃进教授:教育部文件发布后,大家都把建设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当成了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没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就我本人来说,看到这个文件后首先是高兴,因为我多年来一直在论证和呼吁建设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

但是冷静下来后,我觉得国家安全学的“一级学科”地位还是低了些,应该把其置于“学科门类”的地位上。事实上,以前我也想提

国家安全学学科门类,但觉得提得太高不易实现,教育行政部门可能通不过,所以提出的是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甚至觉得能够搞成一个国家安全学二级学科或国家安全学专业就不错了。

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我们国家成立了在总体上统领国家安全全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涵盖领域十分广泛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总体性的《国家安全战略纲要》,全国人大讨论通过并颁布实施了总体性的新《国家安全法》,国家安全教育也开始从过去那种以反谍保密为主的教育转变为总体国家安全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必须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成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相匹配的总体性国家安全学学科。

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相匹配的总体性国家安全学科,首先就不能不包括军事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军事保障问题,因而在学科关系上首先就要处理好国家安全学学科与军事学学科的关系。在军事与国家安全的关系上,国家安全包含了军事,军事问题基本上都处于国家安全的范围之内。因此,在学理和学科关系上,国家安全学学科也应该包括军事学,军事学的学科体系及其分支也只有处于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之中才合乎历史、合乎现实、合乎逻辑、合乎学理、合乎学科关系。

近年来,特别是《国家情报法》颁布实施后,情报学研究者也在呼吁建设情报学一级学科。现在把国家安全学作为学科门类后,情报学一级学科就可以置于国家安全学学科门类下,作为国家安全学学科门类中的一个一级学科。我认为,只有把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成一个包括国家安全学理论、国家安全管理学、国家安全法学、国家安全战略学、军事学、警察学、情报学、外交学、非传统安全学等一级学科在内的学科门类,才能够真正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相适应;也只有建设成这样一个国家安全学学科门类,才能说是真正贯彻落实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也才是一个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相匹配的国家安全学学科,才是一个能配上总体国家安全观、新《国家安全法》和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国家安全学学科。



刘跃进

记者：国防科技大学的高金虎教授，在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时期就长期从事军事情报学的研究与教学，在情报学方面出版了大量论著，对国家安全学学科设置有不同看法，现在请他来谈谈自己的观点。

高金虎教授：国家安全学作为一级学科设置，确实太窄。国家安全学作为一个学科门类比较合适。但考虑到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的定位已经明确，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大可能改变，因此我建议还是在一级学科的范围考虑问题。

我不赞成将国家安全工作泛化，用国家安全学代替军事学、公安学这样的设想。一门学科的研究主题，分支学科构成，应该有自身的逻辑和内在依据。厘清学科边界，防止新兴学科荒了自己的地，耕了人家的田，是我们在构思学科建设时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国家安全学的研究对象，毫无疑问



是国家安全工作。那么界定国家安全工作就十分重要。国家安全工作的内涵有一个发展过程。最早的国家安全工作无疑是战争（军事安全），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对国家安全威胁主要来自外部。随着君主政体的建立，维护统治者安全的安全保卫工作因而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所以，军事安全和政权安全，是传统的国家安全议题。进入二十世纪，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核安全等逐渐成为国家安全议题。21世纪以来，反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问题成为新的国家安全主题。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的十一类安全，就是对国家安全主题的最新概述。所以，国家安全学，只能以这十一类国家安全工作为研究对象，不能泛化。

从层次上讲，国家安全事务与国家的生死存亡有关，具有战略性、全局性的特点。这样的工作才是国家安全工作，才是国家安全学的研究对象。而一般的政府事务则没有这样的份量。例如，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是美国最高的决策咨询机构，其关注的是国家安全决策，危机的预防与危机的处置。一旦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国家安全问题作出了决策，各行政部门就会执行相关决策，而国家安全委员会对执行的效果还负有

监督职能。我国《国家安全法》第五条规定，中央国家安全领导机构负责国家安全工作的决策和议事协调，研究制定、指导实施国家安全战略和有关重大方针政策，统筹协调国家安全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推动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第六条规定，国家制定并不断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全面评估国际、国内安全形势，明确国家安全战略的指导方针、中长期目标、重点领域的国家安全政策、工作任务和措施。从这两条规定来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能也是国家安全决策、国家安全工作的统筹与协调，而不是具体的执行。所以，我们在定位国家安全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国家安全委员会与一般的行政机构的不同分工。

关于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目前学界有各种讨论。我认为离开国家安全工作的实践，讨论国家安全学的建设完全没有意义。《国家安全法》第四章“国家安全制度”设定了“一般规定”、“情报信息”、“风险预防、评估和预警”、“审查监管”、“危机管控”五项内容，这代表了立法者对国家安全实践的理解，我们在讨论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时候，不能离开国家安全工作实践，否则我们的学科建设就成了纯粹坐而论道，必定行而不远。

我认为在诸多国家安全实践中，国家安全情报工作是国家的核心工作，相对而言，中国的情报研究十分薄弱，目前的情报学研究本质上是信息管理（“荒了自己的地，耕了人家的田”），与真正的国家安全情报工作差距甚远。因此，在讨论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的学科体系时，我们应考虑国家安全情报学在整个学科体系中的地位，以加强国家安全情报工作的研究，提升国家情报工作水平特别是情报研判水平，更好地对国家安全危机进行预警，更好地融入国家安全决策机制，为危机处置提供最优智力支持。

记者：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与反恐怖学院的马振超教授，长期从事国家安全学和国内安全保卫学的教学与研究，他就相关话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和构想。

马振超教授：依据本人参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进行“公安学”一级学科部分论证的经历，谈几点想法和体会。

一、国家安全学科，无论是门类还是一级学科，都要将总体国家安全观作统领，做指导。十九大已经将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方略之一，也成为我国走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的指导思想。因此，国家安全的理论研究以及国家安全学学科的构建也就天然的必须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统领，



马振超

为指导。

二、国家安全学科的构建是为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维护和保障中国国家安全的,必须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回应和反映国家安全的现实需求,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安全学科是对国家安全问题的理

论研究,不仅要为国家安全实践服务,还要对国家安全问题进行前瞻性、总体性、系统性的理论研究,对国家安全维护和保障的方向和重点发挥理论的指导和引领作用,因此国家安全学科的构建应不再局限于或超越于具体的国家安全实践,从理论上研究国家安全问题,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理论、国家安全话语、以及国家安全学科。

三、国家安全学科的构建必须确定本学科独立(独有)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体现出本学科与其他学科不一样的特色。国家安全学科基于构建安全形势和保障国家安全需求应运而生的新兴的跨学科的学科,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政治学(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法学、管理学、军事学、公安学、外交学等等学科的相关研究内容或问题。但是国家安全学科既不能取代或涵盖其他学科的研究内容,也不是对其他学科研究内容的简单重复叠加。确定本学科独立(独有)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必须借鉴和利用与国家安全相关学科的研究对象、内容或问题,将这些学科涉及国家安全的研究对象内容或问题切割出来,融合为国家安全学科独有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才能形成国家安全学科的构建。

四、国家安全学科的构建必须确定本学科的研究边界。当今世界,维护和保障国家安全是一项系统工程,涵盖的领域(方面)极其广泛,但如果过于宽泛,将导致国家安全的泛化。如何确定本学科的研究边界?一是研究的问题或问题是否属于“安全问题”,是否属于“安全问题”,有一个“安全化”过程;二是从“国家”层面把握或界定,是否属于“国家”层面的安全问题。

五、国家安全学科的构建应进行学科体系的逻辑梳理。国家安全学科,无论是门类还是一级,在学科体系中,一定要对

学科的上下位学科进行逻辑上梳理,形成一个独具特色的学科逻辑链。哪些是上位的学科,哪些下位的学科,其中的逻辑关系如何等等,而非对当前与国家安全相关的零散的内容进行简单的罗列或拼凑。

记者:多年前,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就编写出版了《国家安全战略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后,王桂芳研究员主持了此书的修订工作,于2017年出版了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学》。在此让我们听听她对相关话题的看法。

王桂芳研究员:我认为有以下问题目前还需要讨论:

一、学科定位问题,主要是理论上和学术上的定位。国家安全本身是一个非常宏大的理论和实践命题。国家安全学拟可定位为一门复合性学科,需要用新的、非传统的视角来认识和定位。这里有三个基本要素需要关注。一是概念,即什么是国家安全,哪些问题可以进入国家安全学议程?国家安全学是什么?需要研究什么(或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二是内涵,重点解决涵盖度的问题。即国家安全学的内涵是什么?没有任何一门学科及其理论可以包容和解释一切,国家安全学也不是无所不包。在明确内涵的基础上,厘清国家安全学的外延。国家安全学不宜泛化、扩大化和碎片化,什么都是国家安全,意味着什么都不是国家安全。国家安全学应有边界。三是特点,即国家安全学的复合性、交叉性、导向性和解释性。检验和评判国家安全学的标准是理论上立得住、实践中行得通。



王桂芳

二、学科关系问题,重点是要辨析清楚国家安全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主要是与军事学、政治学、外交学、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的关系。初步研判,国家安全学与这些学科存在着或包含或交叉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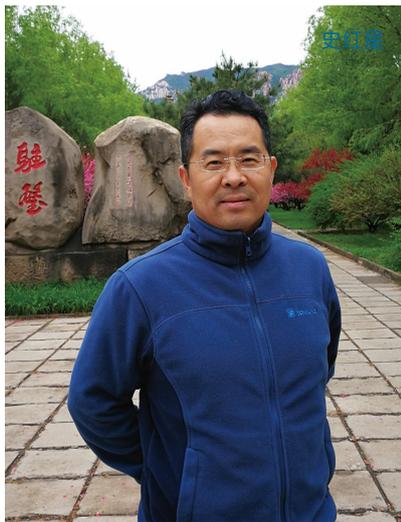
三、学科实践问题,或操作问题,即如何搞好国家安全学研究。大概需要把握以下四点。一是要有清晰的目标。二是要有合理的架构,即如何搭建一个良好的、可解释且有一定涵盖度的国家安全学科架构。三是科学的方法。即方法论问题。国家安全学既是显学,也是新学,需要借鉴其他学科建设的方法

路径。基于国家安全的属性,国家安全学的研究方法必然是集大成者,需要树立跨学科的思路,博览古今、兼融中外。四是完整的系统。国家安全学需讲系统性、逻辑性,学理上要立得住、站得稳,确保要素齐全、逻辑一致,同时解决现实中已然出现的一些矛盾。

记者:军事科学院防化研究院的史红星研究员,长期从事核生化灾害安全风险防控与应急救援方面的教学与研究,我们请他谈谈对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看法。

史红星研究员:首先是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定位问题。我同意并支持国际关系学院刘跃进教授关于把国家安全学定位在“学科门类”层级的观点,但建议把国家安全学作为我国高等

教育专业目录中的全新学科门类,而不是去取代当前专业目录中的“军事学”门类。原因有三:1)国家安全学是一个巨大的安全系统工程,涉及法学、教育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门类,如果仅仅定位为一级学科,那必须放在某个学科门类之下,但按照现有的13个学科



门类,似乎放在哪个学科门类下都不合适,都会限制其又好又快发展。2)《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规定,学科门类是对具有一定关联学科的归类,其设置应符合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需要,并兼顾教育统计分类的惯例。国家安全学自身存在系统性、战略性、特殊性和融合性等特点,与许多学科门类 and 一级学科紧密相关,并且属于国家重大战略急需的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教育部对这样关系国家安全和重大利益的学科建设也很重视,符合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需要,应具备成为一个学科门类的条件。3)已经存在的“军事学”门类是相对独立完整的学科体系,且已存在多年,根深蒂固,取代“军事学”门类会给国家安全学的发展带来非常大的阻力。

二是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发展问题。2014年4月15日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2015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

全法》的出台、每年4月15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的设立、2015年8月12日天津港“8·12”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的发生、2018年4月9日教育部设立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的要求等一系列事件的出现,为国家安全学学科的发展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提供了很好的发展机遇。根据当前现状,教育部已明确要把国家安全学设为一级学科,因此,在目前甚至很长一段时间的实际发展中,国家安全学仍将作为一级学科运行,国家安全学提升为学科门类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三是国家核生化安全在国家安全学中的定位问题。国家安全体系罗列了包括核安全在内的“11种安全”,但原文中核安全后的“等”字已经说明,国家安全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实际发展中应不仅仅局限于这“11种安全”,应该是“11+”种安全。国际安全形势风云多变,核生化安全威胁依然存在,国家层面的足以影响国家生死存亡和国计民生的安全威胁已经表明,核生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核生化安全学在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建议把国家核生化安全学列入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序列。

记者: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是国内非传统安全研究领域首屈一指的重镇。作为中心主任,余潇枫教授对国家安全学学科也有自己独到的思考。我们请余教授谈谈他的观点。

余潇枫教授:安全研究的特定问题域有五类:一是安全的指涉对象即“谁的安全”?二是安全关涉的领域即“什么威胁安全”?三是安全的维护主体即“谁维护安全”?四是安全维护方式即“如何维护安全”?五是安全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即“何种安全范式”?传统



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有不同的问题域,传统安全所关涉的“安全”以“国家”为中心,非传统安全所关涉的“安全”则是以“人”为中心。总体国家安全观整合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突出了“人民安全”这一宗旨,这对国家安全的现代转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也就是说,安全指涉对象从国家拓展到了个体、社

会及全球,安全领域扩展到了军事、政治以外的社会、经济、文化、科技、信息等。安全的治理尺度相对化了,治理宗旨人本化了,治理方式多元化了。

相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家安全太狭小,相对于人的安全,国家安全太狭义,相对于总体国家安全,国家安全太单一。这是国家安全研究所需要考虑的语境。所以,离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角来讨论国家安全的一级学科建设是落后于时代的。“安全问题的超国家治理”、“次国家治理”、“社会化治理”以及“国家尺度的相对化、动态化”是国家安全研究所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也是国家安全学科建设所要考虑的前提。

我认为,国家安全学是一个横断型综合学科,故从学科门类的层面来考虑学科体系建设比较合理。鉴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需要,我们在重视国家安全的同时,更要凸显人类安全的优先性。

记者:边疆一直是国家安全的重要防线,边疆研究在历史上一直以不同方式存在着,在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建设中,如何把作为国家安全重要内容的边疆问题置于其中,如何建设更为科学系统的边疆学体系,以及如何认识边疆学在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中的地位,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四川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四川大学西部边疆研究中心主任罗中枢教授就此谈了自己的观点。

罗中枢教授: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原初和传统的边疆概念不断拓展,次生和衍生的边疆概念不断呈现,边疆研究的视域、范式和意义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国近年来取得的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包括“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等,不仅拓宽了人类的视野,而且拓展了人们对边疆的认识。今天

人们所认识的边疆,不仅包括领土边疆,而且包括利益边疆、文化边疆、太空边疆等战略边疆;边疆不仅与边界、边境、疆域相关,而且与海洋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防控识别区以及大洋海底、极地、外太空、电磁空间、网络空间等相关;边疆不

仅与国家主权、领土、利益、安全密切联系,而且与地缘政治、周边环境、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交错关联。今天的边疆,事实上已成为以国家主权为核心,以国家利益为取向,以国家认同为纽带,集历史、政治、经济、法学、军事、文化、社会、国际关系等因素于一体的概念,涉及国家主权、利益、国防、安全和民族、宗教、认同等方面。

边疆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內容在多方面重叠。第一层次是实体边界安全,包括国家主权安全、领土、领海和领空安全、边界安全和边境安全。第二层次是边疆地区各族人民的安全,包括边疆生态、资源与各族人民安全生存需要、边疆各族人民的文化模式与安全生存之道安全;地缘政治与边疆各民族人民外部环境安全。第三层次是边疆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边疆成为对外开放与交流交往的前沿和通道,不仅面临国家领土完整与主权统一等传统安全问题的挑战,而且必须应对“三股势力”、跨国犯罪、民族宗教问题、国内外敌对势力破坏等诸多非传统战争、非常规灾害、非常态危机等风险威胁,这些新形态的非传统安全多以非军事、软暴力、不流血等非直接对抗方式,通过边疆内联、中转、外溢,对中国内地乃至周边与国际社会造成安全威胁。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彼此交织与转化,各种安全问题复合叠加的情况下,边疆安全越来越多地与国家战略、民族文化、科技进步、人口资源、地缘政治、国际关系等交织在一起,各种形态的“软边疆”研究议题在许多方面与非传统安全的研究议题重叠,涉及生态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资源安全、文化安全、环境安全、恐怖主义、毒品泛滥、移民过度、认同问题、宗教问题等等,成为国家安全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事实上,“软边疆”安全作为人类对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延伸或收缩的代称,不仅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当今国家安全中最难以控制的部分,因而成为衡量国家安全的重要指标。

因此,当今的边疆研究不仅要重视边疆显在的安全问题,还要关注边疆潜在的安全问题;不仅要研究“高政治”边疆安全问题,还要研究“低政治”边疆安全问题;不仅要研究边疆传统安全问题,而且要研究边疆非传统安全问题,包括研判和预测未来乃至代际的边疆非传统安全问题;不仅要研究边疆非传统安全常态危机,还要研究边疆非传统安全非常态危机;不仅要研究人类活动怎样从陆地、海洋、太空拓展到大洋洋底、极地、外太空、电磁空间和网络空间等更为广阔的领域,还要研究国家之间的竞争是如何越来越聚焦于高科技,并超越主



权边界而成为力量延伸和利益获取取向的。在这个意义上,当今的边疆学,包括边疆政治学、边疆社会学、边疆史地学、边疆安全学、边疆法学、边疆人类学、边疆文化学、边疆管理学、边疆经济学以及专门研究边防理论、边境防卫、边境管理、边防体制、边防法规、边防建设和未来边防等内容的边防学,实质上已成为一种关于国家领土、主权、利益、安全和治理的战略学。因此,一方面边疆学作为谋划国家整体安全、发展与治理的综合学科应纳入国家安全学学科,成为国家安全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和核心支撑内容。另一方面,作为新兴交叉学科的边疆学,也不宜归到历史学、地理学、民族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法学、管理学等学科的任何一门。割下来的手离开了整个身体就不再是整体的一部分,边疆学脱离了国家安全学,是难以很好地发挥在服务国家领土、主权、利益、安全和治理方面的重要作用的。

记者:海关过去的国家安全研究可能重视得不够。在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过程中,特别是教育部提出建设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后,上海海关学院领导和教学科研人员也开始思考海关学在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中的地位问题。我们请上海海关学院海关管理系主任、原海关总署领导黄胜强教授谈谈他们的思考。

黄胜强教授:我认同将国家安全学提升为学科门类的观点,但考虑到学科建设的规律,短期内应扎实做好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体系建设工作,待时机成熟后再将其从一级学科提升至学科门类。比如,在目前的国家安全学研究中,海关学是一个尚未引起学者关注的重要领域,我建议应在国家安全学门类下增加“海关学”一级学科,以充实、完善目前的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

黄胜强

海关学是一门以进出境管理活动为研究对象,通过进出境管理提供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安全等公共产品,以实现进出境安全为目标的学科。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与深化,非法贸易、跨国犯罪等进出境管理问题不断涌现,特别是在当前“逆全球化”升

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形势下,进出境管理活动越来越紧密地与全球安全、国际安全、国家安全、贸易安全、人的安全、社会安全和生态安全等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的不同领域、多个层面相关联。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并系统提出“11种安全”。其中,海关所承担的进出境管理的各项法定工作与这11种安全都直接或间接相关联;其中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9类安全更是与海关的安全准入职能直接相关,间接相关的有2类(科技安全、信息安全)。因此,我们需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推进海关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如研究总体安全观视角下海关履行安全准入职能的基本规律,推进海关安全观研究(口岸安全观、关境安全观和跨境安全观)以及加强对海关安全准入职能的系统研究,在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下设立“海关学”,是非常有必要的:一是充实国家安全学研究对象、推进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构建的迫切需要;二是加强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的现实需要。三是优化国家安全专业人才培养的迫切需要;四是推进海关落实国家安全战略、顺应海关职能转型的理论需要。

海关学是一门横断学科,它从跨境流动监管的角度将多门社会科学的研究内容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如国家安全学、政治学、法学、应用经济学等学科。进一步而言,海关学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构既要按照国家安全学的规范进行知识的积累和理论的塑造,也要力求发现被国家安全学和其他相关学科所忽视的关键问题和研究领域。因此,进出境管理活动应纳入国家安全学的研究视野之中,以进出境管理活动为研究对象的海关学,也应相应地纳入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列为二级学科。海关学与国家安全之间存在着重要关联,海关学是对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的非常必要且有益的补充,有助于完善国家安全学的学科结构和知识体系。

记者:冯德辉教授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与反恐学院长期讲授情报学课程,翻译出版过一系列重要的情报学著作,也撰写发表了大量相关论文,对情报学学科建设及其与国家安全学学科的关系有深入思考,我们请他讲一下他的构想和思考。

冯德辉教授:学科门类的设置和学科体系的建设是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2016年5月17



马德辉



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并指出了“一些学科设置同社会发展联系不够紧密,学科体系不够健全,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比较薄弱”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一精准判

断对以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实践等为主要研究领域的安全学来说同样是适用的。当前,安全学相关一级学科分散设置在不同学科门类之下,缺乏有机统一的逻辑结构和科学体系,既不能充分反映安全实践的现实需求,也不能切实体现安全教育的基本规律。因此,当前设置安全学学科门类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紧迫性。

安全和发展是当今社会的时代主题,是驱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历史进程的双轮。进入21世纪,面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来自国际国内、内政外交、网上网下、维权维稳可以预见难以预见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复杂形势的严峻挑战,我国既大力推动了国家安全体制机制建设、观念意识普及、法律体系构建,也全面完善了公共安全体系,应对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能力得到明显提升。具体而言,2014年以来,我国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制定了国家安全战略,设立了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陆续颁布制定或修订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情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实施细则》等法律;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等政策,积极探索系统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公共安全网。这些顶层设计必然为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建设、公共安全相关一级学科建设以及安全学学科门类的设置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依据和实践基础。

2018年4月19日,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最新发布更新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已有的安全学相关一级学科主要包括法学门类下的公安学(0306),工学门

类下的安全科学与工程(0837)、公安技术(0838)、网络空间安全(0839)等。同时,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也已经设置。历经发展,设置国家安全一级学科和公共安全相关一级学科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科研成果并形成了扎实的教学实践,为安全学学科门类的设置奠定了重要的理论根基和教学基础。

历史的车轮即将驶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无论安全实践,抑或安全教育,都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都需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以国家安全学、公安学、公安技术、安全科学与工程、网络空间安全等已有一级学科为基础,充分反映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行业领域的实践规律和现实需求,不断整合与优化关联学科结构,深入提炼安全学的研究对象、学科体系、研究内容、方法论等一系列基本问题,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安全学学科门类,丰富完善扩展由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艺术学等13个学科门类组成的我国《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门类体系》,为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教育事业提供坚实的学科体系保障。

最后简略谈一下情报学与安全学的关系。情报活动自古有之,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竞争和决策的必然需求和应然产物。就本质而言,情报是为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与实战提供智力支撑的信息资产,是预警预测预防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风险漏洞的基本工具。情报学则是源于军事战争、基于国家情报体系、面向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一门社会科学,进一步讲,是以国家情报体系的情报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政府决策、国家安全、外交关系、军事行动、执法活动、经济发展、市场竞争、科技进步等领域的情报实践为服务目标的一门社会科学。因此,我认为,情报学可以作为安全学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进行设置。同时需要明确指出的是,虽然目前我国《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中在管理学门类下已设置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1205)一级学科,但是其实质是图书馆和信息科学,不能反映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实践需求,与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情报实践名不副实。因此,情报学应该与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1205)一级学科进行切割式重构,还基于国家情报体系、面向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情报学以本真面目,在安全学学科门类下构建全面反映国家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实践的情报学一级学科,其下可设置军事情报、国家安全情报、公安情报、科技情报、外交情报、经济情报、竞争情报等二级学科。而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1205)一级学科可

以更名为图书馆学和信息科学,与国际的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保持一致,也还其应然面目。

记者 据悉,除国际关系学院已经招收了第一批国家安全学研究生外,北京外国语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上海政法学院、中山大学、广州大学等高校或相关院所,也都准备在开办国家安全学专业,这里请广大的涂成林院长、西政的胡尔贵院长和反恐一线的新疆奎屯市公安局王定分别谈谈他们对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和国家安全专业教育的看法。

涂成林院长(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院长,二级教授,广东省国家文化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

涂成林



一、从学科地位看,国家安全学是事关国运长治久安的战略学科,必须绕开传统学科建设的漫长路径,从战略高度加快布局。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思想,标志着国家安全思想从防奸反谍、军事和国土安全狭义领域转变为以人民安全为核心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从国家专政部门负责的高度保密的事业转变为全社会共同担当的公开公共事业。国家安全问题历来重要,多年来党、政、军、民、学各个方面均在努力为之。但国家安全形势从来没有像今天如此严峻,如此重要,如此受到重视。

二、从学科属性看,国家安全学应该成为一个新的独立的学科门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强调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就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功能领域看,既包括了传统安全,如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外交安全等,也包括非了传统安全,如文化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网络安全等,国家安全所包括的如此庞大的学科内容和功能领域,不仅是当前任何现有的某个学科门类都无法涵盖和容纳的,反而涵盖和容纳了外交学、政治学、军事学、警察学等众多的学科门类 and 一级学科。

所以,我建议干脆一步到位,设立独立的国家安全学科门类。

在这一学科门类下,国家安全学本身也作为一级学科,同时将军事学、公安学、网络空间安全、情报学,并设立新的非传统安全学一级学科,一并归入国家安全学门类。这一调整可以体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战略定位,也可从根本上解决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与其他一级学科之间的交叉重叠问题。

三、从学科建设机制看,国家安全学的重点是构建协同创新的学科建设机制。在当前知识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不能按照过去那种缓慢的知识积累的方式推进学科建设,而是要采取多学科、多层面的协同创新来推进,这样可以实现学科建设速度快、不同知识融合度快的效果。

就国家安全学建设而言,目前可以加快推进四个层面的协同创新:一是推进专业理论界与安全实务界的协同创新,让理论知识尽快结束实践的检验,并指导实践工作;二是推进高校、科研机构 and 实际工作部门的协同创新,建立一批开放式、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平台;三是推进中央决策机构和地方实际工作部门的协同创新,推进实施从上到下、融合一体、分工负责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四是推进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协同创新,以便将不同的地区安全重点问题整合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实施流程中。

四、从学科建设目标看,国家安全学应构建多层次的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目标。从国家战略目标看,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虽然需要研究和借鉴西方国家安全学研究的理论成果,但鉴于国家安全学研究的阶级性,我们更要强调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中国理论、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样本。

五、从学科本身目标看,需要学术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的共同努力,建设出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学的理论体系、国家战略、部门方略、地方举措、全民共识等在内的国家安全协同体系。

六、从区域发展目标看,由于中国地域广大,面临的国家安全情形与挑战各不相同,需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区分沿海发达地区、中部地区、西北部边疆地区等不同的国家安全挑战和需求,提出不同的服务国家安全的具体对策。

胡尔贵院长(西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院长,教授):自教育部明确提出设立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以来,

胡尔贵



理论界和实务界高度关注。但是,个人认为,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要健康发展,须注意四种倾向。

一是怀疑论倾向。有人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所涉及的十一个方面的安全,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这些方面的安全问题都有相应的学科相对应进行研究,因而怀疑设置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的科学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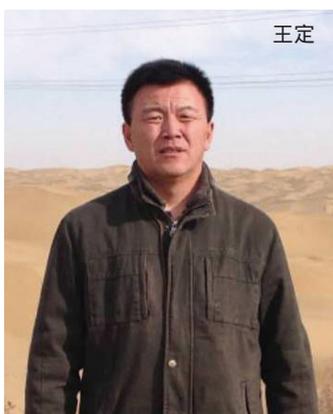
二是泛化论倾向。这种倾向主要是将所有安全问题都归结为国家安全问题。有这种倾向的人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明确强调了当前社会方方面面的安全问题,那么任何一个领域的安全问题都应当是国家安全问题,认为只要有可能影响到国家安全的因素或问题,都属于国家安全的范畴。

三是高起点论倾向。有人提出,国家安全学人才培养应从博士生这种高端人才开始培养,当前不宜盲目开展本科教育。其理由主要是这门学科理论尚十分薄弱,尚无培养条件,担心低端人才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可能会面临就业困难。这种观点是难以服人的。

四是孤立论倾向。有观点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主要是从战略高度去认识国家安全问题,因此国家安全学主要研究战略安全,而无需探讨战术安全,认为战术安全不是全局性、宏观性问题,所以,国家安全学学科人才培养应以培养安全战略专家和国际关系专家为主要目标。

王定(新疆伊犁州奎屯市公安局):

首先是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必须明确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定位。在谈此问题时,有必要重温和学习党的十九大对“总体国家安全观”基本方略的表述。我认为有必要明确一个基本事实,即先有国家安全的问题导向和现实需求,才有国家安全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十四个治国安邦的基本方略之一,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很明显是属于“纲”的范畴,有一句话叫“纲举目张”,我们现在讨论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却是在“目”的前提下展开的,会形成“纲不举则目不张”的尴尬,如果学科定位存在错位问题,将会给国家安全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带来难以逾越的困难和障碍。因此,明确国家安全学是“门类学科”而不是



王定

普通意义上的所谓“一级学科”,意义重大也极为关键。

其次是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必须明确国家安全学的核心知识体系。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基本方略的要求,国家安全学的核心知识体系,其研究主线和基本要求必然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建设,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记者:最后请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院长唐永胜教授谈谈他的思考,也给我们这个专访做个总结。

唐永胜将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及与之相伴随的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深刻调整,是一个长期的复杂而艰巨的历史进程,国家安全战略选择既要为这一过程提供路径支持,也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实现并经受检验。面对复杂、多样的安全威胁和挑战,如果用传统的理



唐永胜

念、方法和手段已经难以有效维护国家安全,现实需要创新和健全国家安全体制机制,切实提升国家安全保障能力,在日益复杂的安全局势中应对诸多安全威胁,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对于维护国家安全,这是一个需要思想和智慧的时代,一个需要和孕育战略创新的时代。国家安全学的创立及发展正逢其时。

理论要具有对历史更强的解释力和对未来的预见性,尤其绕不开对有关重大安全问题的研究,其中的关键在于认识其发展演变的逻辑或内在规定性。只有不脱离问题本身的创造性理论思考才可能具有鲜活的特征,也才能更好地借鉴和传承先前的发现和智慧。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和走自己的路。离开基本国情认识安全问题、离开具体的国际环境认识安全问题、或者就局限于特定领域认识安全,都可能出问题。国家安全工作需要多领域多部门统筹,既需要宏阔的视野,也离不开具体的办法和途径,国家安全理论和实践的一个核心任务,就是要探索不同于传统大国武力争霸的和平发展模式,破解国强必霸的所谓规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最终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1]